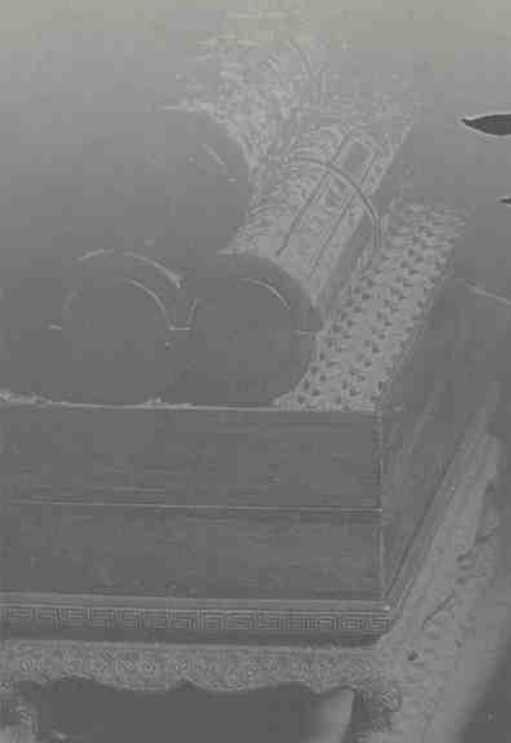


官家藏書



華夏藏書大系

官家藏書

第叁卷

官家藏書



啓功題籤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官家藏书/聂明主编—北京：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，2001. 4
(华夏藏书系列)

ISBN7 - 81056 - 518 - 4

I. 官… II. 聂… III. 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古代 IV. I242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1488 号

书 名 官家藏书
主 编 聂 明
责任编辑 张 山
出 版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(地址：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电话： 68472815 68932218)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市通州区华龙印刷厂印刷
开 本 850×1168 (毫米) 1/16
印 张 240 印张
字 数 3400 千字
印 数 1000 册
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7 - 81056 - 518 - 4/ I · 36
定 价 1660. 00 元 (全六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华夏藏书

目 录

第二部 官家藏书

第三卷

儒林外史	(一)
孽海花	(三四三)
阴阳斗	(五九五)

儒林外史

清 吳敬梓

第一回

說楔子敷陳大義 借名流隱括全文

人生南北多歧路，將相神仙，也要凡人做。百代興亡朝復暮，江風吹倒前朝樹。功名富貴無凭據，費盡心情，總把流光誤。濁酒三杯沉醉去，水流花謝知何處。

這一首詞也是個老生常談，不過說人生富貴功名是身外之物。但世人一見了功名，便舍著性命去求他，及至到手之後，味同嚼蠟。自古及今，那一個是看得破的！

雖然如此說，元朝末年，也曾出了一個嶮嶮磊磊的人。這人姓王名冕，在諸暨縣鄉村里住。七歲上死了父親，他母親做些針指，供給他到村學堂里去讀書。看看三個年頭，王冕已是十歲了。

母親喚他到面前來說道：「兒阿，不是我有心要耽誤你。只因你父親亡後，我一個寡婦人家，只有出去的，沒有進來的；年歲不好，柴米又貴；這幾件旧衣服和些旧家伙，當的當了，賣的賣了，只靠著我替人家做些針指生活尋來的錢，如何

供得你讀書？如今沒奈何，把你雇在隔壁人家放牛，每月可以得他几錢銀子，你又有現成飯吃。只在明日就要去了。」

王冕道：「娘說的是。我在學堂里坐着心里也悶，不如往他家放牛，倒快活些。假如我要讀書，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讀。」當夜商議定了。

第二日，母親同他到隔壁秦老家。秦老留着他母子兩個吃了早飯，牽出一條水牛來交與王冕，指着門外道：「就在我這大門過去兩箭之地，便是七泖湖。湖邊一帶綠草，各家的牛都在那里打睡。又有几十棵合抱的垂楊樹，十分陰涼，牛要渴了，就在湖邊上飲水。小哥，你只在这一帶玩耍，不必遠去了。我老漢每日兩餐小菜飯是不少的，每日早上，還折兩個錢與你買點心吃。只是百事勤謹些，休嫌怠慢。」

他母親謝了，就要回家去，王冕送出門來。母親替他理理衣服，口里說道：「你在此須要小心，休惹人說不是，早出晚歸，免我懸望。」王冕應諾，母親含着兩眼眼淚去了。

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，每到黃昏，回家跟着母親歇宿。或遇秦家煮些腌魚、腊肉給他吃，他便拿塊荷葉包了來家，遞與母親。每日點心錢，他也不買了吃，聚到一兩個月，便偷個空，走到村學堂里，見那闖學堂的書客，就買几本旧書，日逐把牛拴了，坐在柳陰樹下看。

彈指又过了三四年。王冕看書，心下也着实明白了。那日正是黃梅時候，天氣煩躁，王冕放牛倦了，在綠草地上坐着。須臾，浓云密布，一阵大雨过了。那黑云边上鑲着白云，漸漸散去，透出一派日光來，照耀得滿湖通红。湖邊上山，青一塊，紫一塊，綠一塊。樹枝上都象水洗过一番的，尤其綠得可愛。湖里有十来枝荷花，苞子上清水滴滴，荷葉上水珠滾來滾去。王冕看了一回，心里想道：「古人說『人在畫圖中』，其實不錯。可惜我這里没有一個畫工，把这荷花画他几枝，也觉得有趣。」又心里想道：「天下那有个學不會的事，我何不自画他几枝？」

正存想間，只見远远的一个夯漢，挑了一担食盒來，手里提着一瓶酒，食盒上挂着一塊毡條，來到柳樹下，將毡鋪了，食盒打開。那邊走过三個人來，頭戴方巾，一个穿宝藍夾紗直裰，兩人穿元色直裰，都有四五十岁光景，手搖白紙扇，緩步而來。那穿宝藍直裰的是个胖子，來到樹下，尊那穿元色的一个胡子坐在上面，那一个瘦子坐在對席，他想是主人了，坐在下面把酒來斟。

吃了一回，那胖子開口道：「危老先生回來了。新買了住宅，比京里鐘樓街的房子还大些，值得二千兩銀子。因老先生要買，房主人让了几十兩銀賣了，图个名望体面。前月初十搬家，太尊、县父母都亲自到門來賀，留着吃酒到二三更天。街

上的人那一个不敬！」那瘦子道：「县尊是壬午举人，乃危老先生门生，这是该来贺的。」

那胖子道：「敝亲家也是危老先生门生，而今在河南做知县。前日小婿来家，带二斤干鹿肉来见惠，这一盘就是了。这一回小婿再去，托敝亲家写一封字来，去晋谒晋谒危老先生。他若肯下乡回拜，也免得这些乡户人家放了驴和猪在我田里吃粮食。」

那瘦子道：「危老先生要算一个学者了。」那胡子说道：「听见前日出京时，皇上亲自送出城外，携着手走了十几步，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辞了，方才上轿回去。看这光景，莫不是就要做官？」

三人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说个不了。

王冕见天色晚了，牵了牛回去。自此，聚的钱不买书了，托人向城里买些胭脂铅粉之类，学画荷花。初时画得不好，画到三个月之后，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象，只多着一张纸，就象是湖里长的，又象才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。乡间人见画得好，也有拿钱来买的。王冕得了钱，买些好东西，孝敬母亲。一传两，两传三，诸暨一县都晓得是一个画没骨花卉的名笔，争着来买。到了十七八岁，不在秦家了，每日画几笔画，读古人的诗文，渐渐不愁衣食，母亲心里欢喜。

这王冕天性聪明，年纪不满二十岁，就把那天文、地理、经史上的大学问，无一不贯通。但他性情不同，既不求官爵，又不交纳朋友，终日闭户读书。又在《楚辞图》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，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，一件极阔的衣服。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，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，他便戴了高帽，穿了阔衣，执着鞭子，口里唱着歌曲，在乡村镇上，以及湖边，到处顽耍，惹的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，他也不放在意下。只有隔壁秦老，虽然务农，却是个有意思的人，因自小看见他长大，如此不俗，所以敬他，爱他，时时和他亲热，邀在草堂里坐着说话儿。

一日，正和秦老坐着，只见外边走进一个人来，头戴瓦楞帽，身穿青布衣服。秦老迎接，叙礼坐下。这人姓翟，是诸暨县一个头役，又是买办。因秦老的儿子秦大汉拜在他名下，叫他于爷，所以常时下乡来看亲家。秦老慌忙叫儿子烹茶，杀鸡、煮肉款留他，就要王冕相陪。彼此道过姓名，那翟买办道：「这位王相公，可就是会画没骨花的么？」秦老道：「便是了。亲家，你怎得知道？」翟买办道：「县里人那个不晓得！因前日本县老爷吩咐，要画二十四幅花卉册页送上司，此事交在我身上。我闻有王相公的大名，故此一径来寻亲家。今日有缘，遇着王相公，是必费心大笔画一画，在下半个月后下乡

来取。老爷少不得还有几两润笔的银子，一并送来。」秦老在傍，著实撺掇。

王冕屈不过秦老的情，只得应诺了。回家用心用意画了二十四幅花卉，都题了诗在上面。翟头役禀过了本官，那知县时仁发出二十四两银子来。翟买办扣了十二两，只拿十二两银子送与王冕，将册页取去。时知县又办了几样礼物，送与危素，作候问之礼。

危素受了礼物，只把这本册页看了又看，爱玩不忍释手。次日备了一席酒，请时知县来家致谢。当下寒暄已毕，酒过数巡，危素道：「前日承老父台所惠册页花卉，还是古人的呢，还是现在人画的？」

时知县不敢隐瞒，便道：「这就是门生治下一个乡下农民，叫做王冕，年纪也不甚大，想是才学画几笔，难入老师的法眼。」

危素叹道：「我学生出门久了，故乡有如此贤士，竟坐不知，可为惭愧。此兄不但才高，胸中见识大是不同，将来名位不在你我之下。不知老父台可以约他来此相会一会么？」

时知县道：「这个何难？门生出去，即遣人相约！他听见老师相爱，自然喜出望外了。」说罢，辞了危素，回到衙门，差翟买办持个侍生帖子去约王冕。

翟买办飞奔下乡，到秦老家，邀王冕过来，一五一十向他说了。

王冕笑道：「却是起动头翁，上覆县主老爷，说王冕乃一介农夫，不敢求见，这尊帖也不敢领。」

翟买办变了脸道：「老爷将帖请人，谁敢不去！况这件事原是我照顾你的，不然老爷如何得知你会画花？论理，见过老爷，还该重重的谢我一谢才是，如何走到这里，茶也不见你一杯，却是推三阻四不肯去见，是何道理！叫我如何去回覆得老爷？难道老爷一县之主，叫不动一个百姓么？」

王冕道：「头翁，你有所不知。假如我为了事，老爷拿票子传我，我怎敢不去？如今将帖来请，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。我不愿去，老爷也可以相谅。」

翟买办道：「你这都说的是甚么话！票子传着倒要去，帖子请着倒不去？这不是不识抬举了！」秦老劝道：「王相公，也罢，老爷拿帖子请你，自然是好意，你同亲家去走一回罢。自古道「天门的知县」，你和他拗些甚么？」

王冕道：「秦老爹，头翁不知，你是听见我说过的，不见那段干木、泄柳的故事么？我是不愿去的。」

翟买办道：「你这是难题目与我做，叫拿甚么话去回老爷？」秦老道：「这个果然也是两难。若要去时，王相公又不

肯；若要不去，亲家又难回话。我如今倒有一法，亲家回县里，不要说王相公不肯，只说他抱病在家，不能就来，一两日间好了就到。」翟买办道：「害病，就要取四邻的甘结！」

彼此争论了一番。秦老整治晚饭与他吃了，又暗叫了王冕出去问母亲秤了三钱二分银子，送与翟买办做差钱，方才应诺去了。回覆知县。

知县心里想道：「这小厮那里害甚么病！想是翟家这奴才，走下乡狐假虎威着实恐吓了他一场，他从来不曾见过官府的人，害怕不敢来了。老师既把这个人托我，我若不把他就叫了来见老师，也惹得老师笑我做事疲软。我不如竟自己下乡去拜他，他看见赏他脸面，断不是难为他的意思，自然大着胆见我，我就便带了他来见老师，却不是办事勤敏？」又想到：「一个堂堂县令，屈尊去拜一个乡民，惹得衙役们笑话。」又想道：「老师前日口气，甚是敬他，老师敬他十分，我就该敬他一百分。况且屈尊敬贤，将来志书上少不得称赞一篇，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，有甚么做不得！」当下定了主意。

次早，传齐轿夫，也不用全副执事，只带八个红黑帽夜役军牢，翟买办扶着轿子，一直下乡来。乡里人听见锣响，一个个扶老携幼，挨挤了看。轿子来到王冕门首，只见七八间草屋，一扇白板门紧紧关着。翟买办抢上几步，忙去敲门。敲了

一会，里面一个婆婆，拄着拐杖出来说道：「不在家了，从清早晨牵牛出去饮水，尚未回来。」

翟买办道：「老爷亲自在这里传你家儿子说话，怎的慢条斯理！快快说在那里，我好去传！」那婆婆道：「其实不在家了，不知在那里。」说毕，关着门进去了。

说话之间，知县轿子已到。翟买办跪在轿前禀道：「小的传王冕，不在家里，请老爷龙驾到公馆里略坐一坐，小的再去传。」扶着轿子，过王冕屋后来。

屋后横七竖八几棱窄田埂，远远的一面大塘，塘边都栽满了榆树、桑树。塘边那一望无际的几顷田地，又有一坐山，虽不甚大，却青葱，树木堆满山上。约有一里多路，彼此叫呼，还听得见。知县正走着，远远的有个牧童，倒骑水牯牛，从山嘴边转了过来。

翟买办赶将上去问道：「秦小二汉，你看见你隔壁的王老大牵了牛在那里饮水哩？」小二道：「王大叔么？他在二十里路外王家集亲家家吃酒去了。这牛就是他的，央及我替他赶了来家。」翟买办如此这般禀了知县。

知县变着脸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不必进公馆了！即回衙门去罢！」时知县此时心中十分恼怒，本要立即差人拿了王冕来责惩一番，又想恐怕危老师说他暴躁，且忍口气回去，慢慢向老

师说明此人中抬举，再处置他也不迟。知县去了。

王冕并不曾远行，即时走了来家。秦老过来抱怨他道：

『你方才也太执意了。他是一县之主，你怎的这样怠慢他？』

王冕道：『老爹请坐。我告诉你：时知县倚着危素的势，要在这里酷虐小民，无所不为。这样的人，我为甚么要相与他？但他这一番回去，必定向危素说；危素老羞变怒，恐要和我计较起来。我如今辞别老爹，收拾行李，到别处去躲避几时。只是母亲在家，放心不下。』

母亲道：『我儿，你历年卖诗卖画，我也积聚下三五十两银子，柴米不愁没有。我虽年老，又无疾病，你自放心出去躲避些时不妨。你又不曾犯罪，难道官府来拿你的母亲去不成？』

秦老道：『这也说得有理。况你埋没在这乡村镇上，虽有才学，谁人是识得你的？此番到大邦去处，或着走出些遇合来，也不可。你尊堂家下大小事故，一切都在我老汉身上替你扶持便了。』王冕拜谢了秦老。秦老又走回家去，取了些酒肴来替王冕送行，吃了半夜酒回去。

次日五更，王冕起来收拾行李，吃了早饭，恰好秦老也到。王冕拜辞了母亲，又拜了秦老两拜，母子洒泪分手。王冕穿上麻鞋，背上行李，秦老手提一个小白灯笼，直送出村口，洒泪而

别。秦老手拿灯笼，站着看着他走，走的望不着了，方才回去。

王冕一路风餐露宿，九十里大站，七十里小站，一径来到山东济南府地方。这山东虽是近北省分，这会城却也人物富庶，房舍稠密。王冕到了此处，盘费用尽了，只得租个小庵门面屋，卖卜测字，也画两张没骨的花卉贴在那里，卖与过往的人。每日问卜卖画，倒也挤个不开。

弹指间过了半年光景。济南府里有几个俗财主，也爱王冕的画，时常要买，又自己不来，遣几个粗夯小厮，动不动大呼小叫，闹的王冕不得安稳。王冕心不耐烦，就画了一条大牛贴在那里，又题几句诗在上，含着讥刺。也怕从此有口舌，正思量搬移一个地方。

那日清早，才坐在那里，只见许多男女啼啼哭哭，在街上过。也有挑着锅的，也有箩担内挑着孩子的，一个个面黄肌瘦，衣裳褴褛。过去一阵，又是一阵，把街上都塞满了。也有坐在地上就化钱的，问其所以，都是黄河沿上的州县，被河水决了，田庐房舍尽行漂没。这是些逃荒的百姓，官府又不管，只得四散觅食。王冕见此光景，过意不去，叹了一口气道：『河水北流，天下自此将大乱了，我还在这里做甚么！』将些散碎银子收拾好了，拴束行李，仍旧回家。

入了浙江境，才打听得知危素已还朝了，时知县也升任去

了，因此放心回家，拜见母亲。看见母亲康健如常，心中欢喜。母亲又向他说秦老许多好处。他慌忙打开行李，取出一匹茧绸、一包耿饼，拿过去拜谢了秦老。秦老又备酒与他洗尘。自此，王冕依旧吟诗作画，奉养母亲。

又过了六年，母亲老病卧床。王冕百方延医调治，总不见效。一日，母亲吩咐王冕道：「我眼见得济不济事了。但这几年来，人都在我耳根前说你的学问有了，该劝你出去做官。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，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。况你的性情高傲，倘若弄出祸来，反为不美。我儿可听我的遗言，将来娶妻生子，守着我的坟墓，不要出去做官，我死了口眼也闭。」王冕哭着应诺。他母亲奄奄一息，归天去了。王冕辍踊哀号，哭得那邻舍之人无不落泪。又亏秦老一力帮衬，制备衣衾棺槨。王冕负土成坟，三年苦块，不必细说。

到了服阕之后，不过一年有余，天下就大乱了。方国珍据了浙江，张士诚据了苏州，陈友谅据了湖广，都是些草窃的英雄。只有太祖皇帝起兵滁阳，得了金陵，立为吴王，乃是王者之师。提兵破了方国珍，号令全浙，乡村镇市并无骚扰。

一日，日中时分，王冕正从母亲坟上拜扫回来，只见十几骑马竟投他村里来。为头一人，头戴武巾，身穿团花战袍，白净面皮，三绺髭须，真有龙凤之表。那人到门首下了马，向王

冕施礼道：「动问一声，那里是王冕先生家？」王冕道：「小人王冕，这里便是寒舍。」

那人喜道：「如此甚妙。特来晋谒。」吩咐从人都下了马，屯在外边，把马都系在湖边柳树上。那人独和王冕携手进到屋里，分宾主施礼坐下。

王冕道：「不敢拜问尊官尊姓大名？因甚降临这乡僻所在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姓朱，先在江南起兵，号滁阳王；而今据有金陵，称为吴王的便是。因平方国珍到此，特来拜访先生。」王冕道：「乡民肉眼不识，原来就是王爷。但乡民一介愚人，怎敢劳王爷贵步？」

吴王道：「孤是一个粗卤汉子，今得见先生儒者气像，不觉功利之见顿消。孤在江南，即慕大名，今来拜访，要先生指示：浙人久反之后，何以能服其心？」

王冕道：「大王是高明远见的，不消乡民多说。若以仁义服人，何人不服？岂但浙江；若以兵力服人，浙人虽弱，恐亦义不受辱，不见方国珍么？」吴王叹息，点头称善。

两人促膝谈到日暮。那些从者都带有干粮。王冕自到厨下，烙了一斤面饼，炒了一盘韭菜，自捧出来陪着。吴王吃了，称谢教诲，上马去了。

这日秦老进城回来，问及此事，王冕也不曾说就是吴王，

只说是军中一个将官，向年在山东相识的，故此来看我一看。说着就罢了。

不数年间，吴王削平祸乱，定鼎应天，天下一统，建国号大明，年号洪武。乡村人各各安居乐业。

到了洪武四年，秦老又进城里，回来向王冕道：「危老爷已自问了罪，发在和州去了。我带了一本邸抄来与你看。」王冕接过来看，才晓得危素归降之后，妄自尊大，在太祖面前自称老臣。太祖大怒，发往和州守余阙墓去了。此一条之后，便是礼部议定取士之法：三年一科，用《五经》、《四书》、八股文。王冕指与秦老看，道：「这个法却定的不好！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，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。」说着，天色晚了下来。

此时正是初夏，天时节热，秦老在打麦场上放下一张桌子，两人小饮。须臾，东方月上，照耀得如同万顷玻璃一般。那些眠鸥宿鹭，阒然无声。王冕左手持杯，右手指着天上的星，向秦老道：「你看，贯索犯文昌，一代文人有厄！」话犹未了，忽然起一阵怪风，刮的树木都飕飕的响，水面上的禽鸟格格惊起了许多，王冕同秦老吓的将衣袖蒙了脸。少顷，风声略定，睁眼看时，只见天上纷纷有百十个小星，都坠向东南角上去了。王冕道：「天可怜见，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，我

们是不及见了！」当夜收拾家伙，各自歇息。

自此以后，时常有人传说，朝廷行文到浙江布政司，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。初时不在意里，后来渐渐说的多了，王冕并不通知秦老，私自收拾，连夜逃往会稽山中。

半年之后，朝廷果然遣一员官，捧着诏书，带领许多人，将着采缎表里，来到秦老门首。见秦老八十多岁，须鬓皓然，手扶拄杖。那官与他施礼，秦老让到草堂坐下。那官问道：「王冕先生就在这庄上么？而今皇恩授他咨议参军之职，下官特地捧诏而来。」秦老道：「他虽在这里人，只是久矣不知去向。」秦老献过了茶，领那官员走到王冕家，推开了门，见螺蛳满室，蓬蒿满径，知是果然去得久了。那官咨嗟叹息了一回，仍旧捧诏回旨去了。

王冕隐居在会稽山中，并不自言姓名。后来得病去世，山邻敛些钱财，葬于会稽山下。是年秦老也亦寿终于家。可笑近来文人士，说著王冕，都称他做王参军，究竟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？所以表白一番。这不过是个楔子，下面还有正文。

第二回

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

话说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有个乡村，叫做薛家集。这集上有百十来人家，都是务农为业。村口一个观音庵，殿宇三间之外，另还有十几间空房子，后门临着水次。这庵是十方的香火，只得一个和尚住持。集上人家凡有公事，就在这庵里来同议。

那时成化末年，正是天下繁富的时候。新年正月初八日，集上人约齐了，都到庵里来议闹龙灯之事。到了早饭时候，为头的申祥甫带了七八个人走了进来，在殿上拜了佛。和尚走来与诸位见节，都还过了礼。

申祥甫发作和尚道：「和尚，你新年新岁，也该把菩萨面前香烛点勤些！阿弥陀佛！受了十方的钱钞，也要消受。」又叫：「诸位都来看看，这琉璃灯内，只得半琉璃油！」指着内中一个穿齐整些的老翁说道：「不论别人，只这一位荀老爹，三十晚里还送了五十斤油与你，白白给你炒菜吃，全不敬佛！」

和尚陪着小心，等他发作过了，拿一把铅壶，撮了一把苦丁茶叶，倒满了水，在火上燎的滚热，送与众位吃。

荀老爹先开口道：「今年龙灯上庙，我们户下各家须出多少银子？」申祥甫道：「且住，等我亲家来一同商议。」

正说着，外边走进来一个人来，两只红眼边，一副锅铁脸，几根黄胡子，歪戴着瓦楞帽，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，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，走进门来，和众人拱一拱手，一屁股就坐在上席。这人姓夏，乃薛家集上旧年新参的总甲。

夏总甲坐在上席，先吩咐和尚道：「和尚，把我的驴牵在后园槽上，卸了鞍子，将些草喂的饱饱的。我议完了事，还要到县门口黄老爹家吃年酒去哩！」吩咐过了和尚，把腿跷起一只来，自己拿拳头在腰上只管捶。捶着，说道：「俺如今倒不如你们务农的快活了！想这新年大节，老爷衙门里，三班六房，那一位不送帖子来，我怎好不去贺节？每日骑着这个驴，上县下乡，跑得昏头晕脑。打紧又被这瞎眼的忘八在路上打上个前失，把我跌了下来，跌的腰胯生疼！」申祥甫道：「新年初三，我备了个腐饭邀请亲家，想是有事不得来了。」

夏总甲道：「你还说哩，从新年这七八日，何曾得一个闲？恨不得长出两张嘴来，还吃不退。就像今日请我的黄老爹，他就是老爷面前站得起来的班头。他抬举我，我若不到，

不惹他怪？」申祥甫道：「西班牙黄老爹，我听见说他从年里头就是老爹差出去了。他家又无兄弟、儿子，却是谁做主人？」夏总甲道：「你又知道了。今日的酒，是快班李老爹请，李老爹家房子褊窄，所以把席摆在黄老爹家大厅上。」

说了半日，才讲到龙灯上。夏总甲道：「这样事，俺如今也有些不耐烦管了。从前年年是我做头，众人写了功德，赖着不拿出来，不知累俺赔了多少。况今年老爷衙门里，头班、二班、西班、快班，家家都兴龙灯，我料想看个不了，那得功夫来看乡里这条把灯？但你们说了一场，我也少不得搭个分子，任凭你们那一位做头。像这荀老爹，田地又广，粮食又多，叫他多出些，你们各家照分子派，这事就舞起来了。」

众人不敢违拗，当下捺着姓荀的出了一半，其余众户也派了，共二两银子，写在纸上。和尚捧出茶盘：云片糕、红枣，和些瓜子、豆腐干、栗子、杂色糖，摆了两桌，尊夏老爹坐在首席，斟上茶来。

申祥甫又说：「孩子大了，今年要请一个先生。就是这观音庵里做个学堂。」众人道：「俺们也有好几家孩子要上学。只这申老爹的令郎，就是夏老爹的令婿，夏老爹时刻有县主老爷的牌票，也要人认得字。只是这个先生，须是要城里去请才好。」

夏总甲道：「先生倒有一个。你道是谁？就是咱衙门里户总科提控顾老相公家请的一位先生，姓周，官名叫做周进，年纪六十多岁，前任老爷取过他个头名，却还不曾中过学。顾老相公请他在家三个年头，他家顾小舍人去年就中了学，和咱镇上梅三相一齐中的。那日从学里师爷家迎了回来，小舍人头上戴着方巾，身上披着大红绸，骑着老爷棚子里的马，大吹大打，来到家门口，俺合衙门的人都拦着街递酒。落后请将周先生来，顾老相公亲自奉他三杯，尊在首席。点了一本戏，是梁灏八十岁中状元的故事。顾老相公为这戏，心里还不大喜欢，落后戏文内唱到梁灏的学生却是十七八岁就中了状元，顾老相公知道是替他儿子发兆，方才喜了。你们若要先生，俺替你把周先生请来。」众人都说是好。吃完了茶，和尚又下了一斤牛肉面吃了，各自散讫。

次日，夏总甲果然替周先生说了，每年馆金十二两银子，每日二分银子在和尚家代饭，约定灯节后下乡，正月二十开馆。

到了十六日，众人将分子送到申祥甫家备酒饭，请了集上新进学的梅三相做陪客。那梅玖戴着新方巾，老早到了。直到已牌时候，周先生才来。听得门外狗叫，申祥甫走出去迎了进来。众人看周进时，头戴一顶旧毡帽，身穿元色绸旧直裰，

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，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，黑瘦面皮，花白胡子。申祥甫拱进堂屋，梅玖方才慢慢的立起来和他相见。

周进就问：「此位相公是谁？」众人道：「这是我们集上在庠的梅相公。」周进听了，谦让不肯僭梅玖作揖。梅玖道：「今日之事不同。」周进再三不肯。众人道：「论年纪也是周先生长，先生请老实些罢。」

梅玖回过头来向众人道：「你众位是不知道，我们学校规矩，老友是从来不同小友序齿的。只是今日不同，还是周长兄请上。」

原来明朝士大夫称儒学生员叫做「朋友」，称童生是「小友」。比如童生进了学，不怕十几岁，也称为「老友」；若是不进学，就到八十岁，也还称「小友」。就如女儿嫁人的：嫁时称为「新娘」，后来称呼「奶奶」、「太太」，就不叫「新娘」了；若是嫁与人家做妾，就到头发白了，还要唤做「新娘」。

闲话休题。周进因他说这样的话，倒不同他让了，竟僭着他作了揖。众人都作过揖坐下。只有周、梅二位的茶杯里有两枚生红枣，其余都是清茶。吃过了茶，摆两张桌子杯箸，尊周先生首席，梅相公二席，众人序齿坐下，斟上酒来。周进接酒在手，向众人谢了扰，一饮而尽。随即每桌摆上八九个碗，乃

是猪头肉、公鸡、鲤鱼、肚、肺、肝、肠之类。叫一声「请」，一齐举箸，却如风卷残云一般，早去了一半。看那周先生时，一箸也不曾下。申祥甫道：「今日先生为甚么不用着饌？却不是上門怪人？」拣好的递了过来。周进拦住道：「实不相瞒，我学生是长斋。」众人道：「这个倒失于打点。却不知先生因甚吃斋？」周进道：「只因当年先母病中，在观音菩萨位下许的，如今也吃过十几年了。」

梅玖道：「我因先生吃斋，倒想起一个笑话，是前日在城里我那案伯顾老相公家听见他说的。有个做先生的一字至七字诗。」众人都停了箸，听他念诗。他便念道：「呆，秀才，吃长斋，胡须满腮，经书不揭开，纸笔自己安排，明年不请我自来。」念罢说道：「像我这周长兄如此大才，呆是不呆的了。」又掩着口道：「『秀才』，指日就是；那『吃长斋，胡须满腮』竟被他说一个著！」说罢哈哈大笑。众人一齐笑起来。周进不好意思。申祥甫连忙斟一杯酒道：「梅三相该敬一杯，顾老相公家西席就是周先生了。」

梅玖道：「我不知道，该罚！该罚！但这个话不是为周长兄，他说明了是个秀才。但这吃斋也是好事。先年俺有一个母舅，一口长斋，后来进了学，老师送了丁祭的猪肉来，外祖母道：『丁祭肉若是不吃，圣人就要计较了，大则降灾，小则害

病。』只得就开了斋。俺这周长兄，只到今年秋祭，少不得有胙肉送来，不怕你不开哩。』

众人说他发的利市好，同斟一杯，送与周先生预贺。把周先生脸上羞的红一块白一块，只得承谢众人，将酒接在手里。厨下捧出汤点来，一大盘实心馒头，一盘油煎的杠子火烧。众人道：『这点心是素的，先生用几个。』周进怕汤不洁净，讨了茶来吃点心。

内中一人问申祥甫道：『你亲家今日在那里？何不来陪先生坐坐？』申祥甫道：『他到快班李老爹家吃酒去了。』又一个人道：『李老爹这几年在新任老爷手里著实跑起来了，怕不一年要寻千把银子。只是他老人家好赌，不如西班牙黄老爹，当初也在这些事里顽耍，这几年成了正果，家里房子盖的像天宫一般，好不热闹！』荀老爹向申祥甫道：『你亲家自从当了门户，时运也算走顺风，再过两年，只怕也要弄到黄老爹的意思哩。』申祥甫道：『他也要算停当的了。若想到黄老爹的地步，只怕还要做几年的梦。』

梅相公正吃着火烧，接口道：『做梦倒也有些准哩。』因问周进道：『长兄这些年考校，可曾得个甚么梦兆？』周进道：『倒也没有。』

梅玖道：『就是侥幸的这一年正月初一日，我梦见在一个

极高的山上，天上的日头，不差不错，端端正正掉了下来，压在我头上，惊出一身的汗，醒了摸一摸头，就像还有些热。彼时不知甚么原故，如今想来，好不有准！』于是点心吃完，又斟了一巡酒。直到上灯时候，梅相公同众人别了回去。

申祥甫拿出一副蓝布被褥，送周先生到观音庵歇宿。向和尚说定，馆地就在后门里这两间屋内。

直到开馆那日，申祥甫同着众人领了学生来，七长八短几个孩子，拜见先生。众人各自散了。周进上位教书。晚间学生家去，把各家贽见拆开来看，只有荀家是一钱银子，另有八分银子代茶，其余也有三分的，也四分的，也有十来个钱的，合拢了不够一个月饭食。周进一总包了，交与和尚收着再算。那些孩子就像蠢牛一般，一时照顾不到，就溜到外边去打瓦踢球，每日淘气不了。周进只得捺定性子，坐着教导。

不觉两个多月，天气渐暖。周进吃过午饭，开了后门出来，河沿上望望。虽是乡村地方，河边却也有几树桃花柳树，红红绿绿，间杂好看。看了一回，只见蒙蒙的细雨下将起来。周进见下雨，转入门内，望着雨下在河里，烟笼远树，景致更妙。

这雨越下越大，却见上流头一只船冒雨而来。那船本不甚大，又是芦席篷，所以怕雨。将近河岸，看时，中舱坐着一个

人，船尾坐着两个从人，船头上放着一担食盒。将到岸边，那人连呼船家泊船，带领从人，走上岸来。周进看那人时，头戴方巾，身穿宝蓝缎直裰，脚下粉底皂靴，三绺髭须，约有三十多岁光景。走到门口，与周进举一举手，一直进来，自己口里说道：「原来是个学堂。」周进跟了进来作揖，那人还了个半礼道：「你想就是先生了？」周进道：「正是。」那人问从者道：「和尚怎的不见？」说着，和尚忙走了出来道：「原来是王老爷，请坐。僧人烹茶来。」向著周进道：「这王老爷就是前科新中的。先生陪了坐着，我去拿茶。」

那王举人也不谦让，从人摆了一条凳子，就在上首坐了，周进下面相陪。王举人道：「你这位先生贵姓？」周进知他是个举人，便自称道：「晚生姓周。」王举人道：「去年在谁家做馆？」周进道：「在县门口顾老相公家。」王举人道：「足下莫不是就在我白老师手里曾考过一个案首的？说这几年在顾二哥家做馆，不差，不差。」周进道：「俺这顾东家，老先生也是相与的？」王举人道：「顾二哥是俺户下册书，又是拜盟的好弟兄。」

须臾，和尚献上茶来吃了。周进道：「老先生的殊卷是晚生熟读过的，后面两大股文章，尤其精妙。」王举人道：「那两股文章不是俺作的。」周进道：「老先生又过谦了。却是谁作

的呢？」

王举人道：「虽不是我作的，却也不是人作的。那时头场，初九日，天色将晚，第一篇文章还不曾做完，自己心里疑惑，说：「我平日笔下最快，今日如何迟了？」正想不出来，不觉瞌睡上来，伏着号板打一个盹，只见五个青脸的人跳进号来，中间一人，手里拿着一枝大笔，把俺头上点了一点，就跳出去了。随即一个戴纱帽、红袍金带的人，揭帘子进来，把俺拍了一下，说着：「王公请起。」那时弟吓了一跳，通身冷汗，醒转来，拿笔在手，不知不觉写了出来。可见贡院里鬼神是有的。弟也曾把这话回禀过大主考座师，座师就道弟该有鼎元之分。」

正说得热闹，一个小学生送仿来批，周进叫他搁著。王举人道：「不妨，你只管去批仿，俺还有别的事。」周进只得上位批仿。王举人吩咐家人道：「天已黑了，雨又不住，你们把船上的食盒挑了上来，叫和尚拿升米做饭。船家叫他伺候着，明日早走。」向周进道：「我方才上坟回来，不想遇着雨，耽搁一夜。」说着，就猛然回头，一眼看见那小學生的仿纸上的名字是荀玫，不觉就吃了一惊，一会儿哑嘴弄唇的，脸上做出许多怪物像。周进又不好问他，批完了仿，依旧陪他坐着。

他就问道：「方才这小学生几岁了？」周进道：「他才七